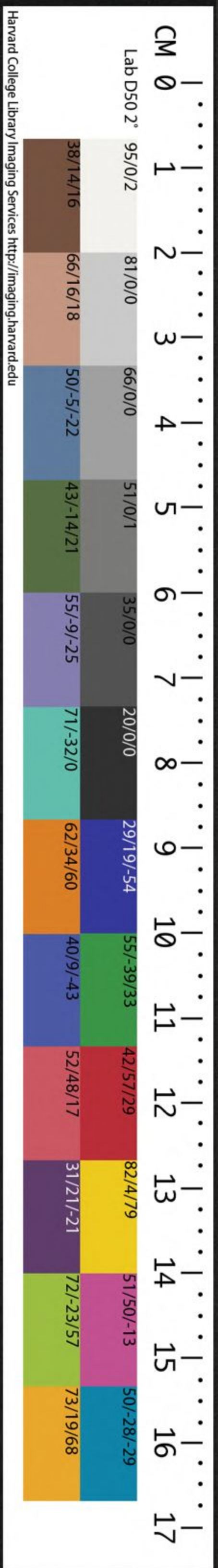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7 1940

T2520/4486 B

11





尚史

列傳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列傳十一

晉諸臣傳

師服者晉大夫事穆侯穆侯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

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

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

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

始兆亂矣况其替乎穆侯卒子文侯仇立文侯卒子昭侯伯立

危不自安封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一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一

一

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甸服之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以乎後大夫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立孝侯平至桓叔孫武公弑晉侯緡卒并翼云左傳

狐突 突子毛 偃 毛子漆 偃子射姑 先友

梁餘子養 罕夷 先丹木 狐鞠居附

狐突者晉同姓唐叔子後大戎伯行也為重耳外祖父事獻公

獻公十七年閏二年冬十二月公使申生伐臯落氏衣之偏衣佩

之金玦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

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突嘆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衣之危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閱之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服于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危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

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

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

從故及于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

危身以速罪也左國語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

傳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于父

而遠于死惠于眾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况其危身于翟以

起讒于內也韓非子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

危不聽敗翟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突杜門不出國語申生卒以

讒死二十六年僖九年獻公薨明年惠公夷吾即位公改葬共大

子秋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謂其

姬不納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

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

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

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于韓僖十年

秦敗晉于惠公十四年僖二十三年薨懷公子圉即位命無從亡人

期期而不至無赦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公執突

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

乃辟之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

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濫刑以逞誰

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左說苑太子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

傳年獻公卒狐突辭于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父生亂世

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說誤狐毛突之子也驪姬之亂也毛從重耳亡歷二十餘年及重耳

復國是為文公使偃為卿辭曰毛之知賢于臣其齒又長毛也  
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毛將上軍而偃佐之國語文公五年僖二

年楚圍宋宋告急晉晉救之我師陳于城濮毛設二旆而偽退

楚師馳之先軫以中軍橫擊之毛及偃以上軍夾攻之遂敗楚

師毛卒子漆為溫大夫左傳

狐偃字子犯為重耳舅故曰舅犯初從重耳出亡及栢谷卜適

齊楚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

望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慮其翟

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多

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于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為其無

不成乃遂之翟獻公二十六年僖九薨里克既殺奚齊卓子使

屠岸夷大告重耳于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

入乎吾請為子鈇導也重耳告偃偃曰不可夫望樹在始始不固

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

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

以入者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

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伐非亂誰納我曰偃也聞之喪

亂有小小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

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

耳父生不得供備灑掃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

尚書

夫敢辭呂甥卻稱亦使蒲城午大告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冀芮曰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唯其索之夷吾出見使者再拜許諾且使請君于秦秦使公子繫弔重耳于翟曰得國常于喪失國常于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偃偃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重耳出見使者曰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于哭泣之位何敢有它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繫弔夷吾于梁如弔重耳夷吾告冀芮冀芮曰公子勉之重賂配德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不亦可乎

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于公子曰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何國之與有且入河外列城五秦遂置夷吾是為惠公重耳在翟十二年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翟為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箸滯淫誰能興之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沒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哀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厭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郵過也皆以為然乃行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偃曰天賜也民以土服文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歲在壽星及鶉尾其

有此土乎天以命矣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日以戊申戊土也申

申廣土地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遂適齊齊侯妻之有馬二十乘子

公子重耳奔齊與五臣游乎大澤之中見蜘蛛布網曳繩執牙而食之公子顧咎犯曰此蟲也而猶役其智執牙以食之况乎人之智而不能廓網布繩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乎咎犯曰公子慎勿言也君終行之則有邦有嗣也桓公

卒孝公立偃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公子之安齊欲行而患之

與從者謀于桑下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偃曰若無所濟吾

食舅氏之肉其知厭乎偃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

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足以甘食偃肉

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衛歷曹宋鄭遂如楚楚王享之九獻庭

實旅百周禮上公出入所享饗餼九牢米百有二十公子欲辭

筮醢醢百有一十鬯禾二十車芻薪倍禾

偃曰天命也君其饗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

啓之心于是子圉自秦逃歸秦國召公子于楚惠公十四年信

年十三十月公薨懷公子圉立明年正月秦伯納公子及河偃授

公子璧曰臣從君還軫巡于天下惡其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

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

沈璧以質韓非子文公反國至河令蘧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

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

國邪犯對曰蘧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手足

胠面目驚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

哀故哭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况于

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撻擻而置之端冕而祀

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

可解左膠二月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公子遂入立是為文

而盟于河

晉諸臣傳卷十一



公而殺懷公于高粱國語襄王避大叔帶之難居于鄭地汜文公

二年僖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

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為可矣三月我

師逆王殺大叔帶于温王與之陽樊温原欒茅之田晉于是始

啓南陽四年僖二十七年楚圍宋宋告急晉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

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于是乎蒐于被廬作三

軍五年僖二十八年公圍曹入之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使申

叔去穀使得臣去宋曰無從晉師得臣不可從我師我師退軍

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偃曰師直為壯曲為

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

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

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得臣不

可楚師背鄭而舍公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

新是謀公疑焉偃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

河必無害也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監其腦監也是以懼

偃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我且柔之矣四月遂敗楚師于城濮

說苑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燔我迎歲彼背歲

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

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燔是荆人也我迎歲

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

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

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

則將勝之矣文公六年僖二十九年偃會王子虎及諸侯之大夫盟

從之荆人大敗晉諸臣傳卷十一

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七年僖三偃從公及秦伯圍鄭

秦伯與鄭盟而還偃請擊之公不許亦罷去明年偃卒文公始

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偃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于是乎出

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偃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

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三日糧盡而退退而原降事在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

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偃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

以示之禮作執秩主爵秩之官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

成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說苑文公問政于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

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此之謂也又曰文公問于咎犯曰

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耶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哉

氏之過薦之于君得為西河守咎犯曰薦于者公也怨于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偃子曰

狐射姑食采于賈又曰賈季晉初作三軍後蒐于清原作五軍

襄公七年文六蒐于夷復舍二軍使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

處父至自温改蒐于童易趙盾將中軍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

上之秋八月襄公薨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公子雍射姑

曰不如立公子樂盾不可使逆公子雍射姑亦使召公子樂盾

殺諸郟射姑怨陽處父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于晉也九月

使狐鞫居殺處父晉殺狐鞫居射姑奔狄靈公元年文七狄侵

魯告于晉趙盾使因射姑問狄相酈舒且讓之酈舒問于射姑

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衰冬日之日也盾夏日之日也後荀林

父請復射姑曰能外事且由舊勳卻缺曰賈季亂且罪大遂不得復云狐鞠居者亦狐氏族是為續簡伯也左傳

論曰獻公食蠱毒延諸子突不能定晉而賴偃以定微狐氏晉亂其有艾乎夫不教子貳忠之歸也不赴父難孝之移也君子深悲之矣然翼龍升天羣蛇壑藏公子及河冥璧而逃死亦壑藏之會也要而後入偃有未純乎若夫出穀釋宋僅足致伯亦小矣哉

樂賓 子成 成子枝 枝子盾 盾子書 書子厲

樂弗忌 厲 子成 成子枝 枝子盾 盾子書 書子厲

樂成者樂賓之子也賓為靖侯孫昭侯使賓傳曲沃桓叔成乃

事翼之哀侯為大夫哀侯九年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獲哀侯

止樂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

辭曰成聞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

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

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

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臣之從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從

君而貳君焉用之遂聞而死國語謚曰共是為共叔共叔之子

曰枝

樂枝共叔成之子樂貞子也事文公文公四年僖二十七年楚圍宋

宋告急晉于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命趙衰為卿衰讓于樂枝

先軫使枝將下軍軫佐之既而使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明年  
遇楚師公退三舍次于城濮公曰若楚惠何枝曰漢陽諸姬楚  
實盡之思小惠而亡大耻不如戰也楚得臣背鄢而舍使鬬勃  
請戰公使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  
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  
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既戰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  
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以上軍退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  
師馳之先軫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以上軍夾攻楚左師潰  
楚師敗績鄭伯懼行成枝入盟鄭伯襄公六年文五年枝卒左說傳苑  
文公時翟人有獻封狐文豹之皮者公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皮為罪也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

乎公曰善哉說之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于是裂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謚曰貞子

盾亦將下軍事靈公盾子書是為欒武子書弒厲公見逆臣傳

書子二厲鍼

欒厲書之子桓子也欒鍼厲弟也并事厲公厲公三年成十三年我

伐秦卻弒御戎鍼為右敗秦師于麻隧六年成十六年我伐鄭厲如

魯乞師鄭告于楚楚救之晉楚遇于鄢陵有淖于前乃皆左右

相違于淖卻弒御厲公鍼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

書將載公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

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八年成十八年

悼公立以厲為公族大夫國語厲也果敢使果敢者諗之悼公元年襄元年厲會

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九年襄九年厲將下軍士魴佐之從諸侯

伐鄭滕人薛人從厲門于北門鄭請成乃盟于戲而還十三年

襄十三年荀瑩士魴卒公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厲辭曰臣

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乃使趙武將上軍魏絳佐

下軍十四年襄十四年公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伐秦以報櫟之役襄

二年秦敗至于棫林而還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

晉之耻也吾有二位于戎路謂厲將下軍敢不耻乎與士鞅士

子馳秦師鍼死之士鞅反厲謂士鞅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

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弟也弟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

秦請而復之乎公元年襄十六年厲及荀偃帥師伐楚敗楚師于湛

阪遂侵方城之外伐許而還左傳厲卒謚曰桓子子盈

欒盈史記盈作逞厲之子懷子也平公元年襄十六年平公以盈及士鞅

為公族大夫士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盈同官而不相能三

年襄十八年我會諸侯伐齊入平陰盈佐魏絳以下軍克邾遂侵濰

及沂初厲娶欒祁士匄之子也生盈厲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

幾亡室矣盈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士匄曰盈將為亂以范氏

為死桓主即桓子厲大夫稱主也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不怒而以寵報

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于國有死

而已我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于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

徵盈好施士多歸之士匄畏其多士也信之六年襄二十一年使盈

尚史  
城著晉邑而遂逐之秋盈出奔楚勾殺其黨十人

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

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皆晉大夫國語平公納

大夫陽畢之說逐欒盈與傳殊異事具陽畢傳盈過于周周

西鄙掠之辭于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將逃罪

罪重于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王

施惠焉其子廩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

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廩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于尉氏

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

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

送迎賓客之官

出諸轅轅冬公

會諸侯于商任錮欒氏也七年

襄二十二年

盈適齊冬會于沙隨復

錮欒氏也盈猶在齊八年

襄二十三年

我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

父媵之以藩

車之有蔽障者

載盈及其士納諸曲沃

欒氏邑

盈夜見胥午

守曲沃大夫

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

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

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

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

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盈帥曲沃之甲因魏舒以晝

入絳初盈佐魏絳于下軍魏舒私焉故因之或告士勾曰欒氏

至矣勾懼奉公以如固宮使子鞅劫魏舒之公所有斐豹者隸

也著于丹書

罪沒為奴以丹書其罪

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

謂勾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勾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

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豹踰隱

短牆

而待之督戎

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欒氏乘公門勾謂子鞅曰矢及君屋死

之士鞅用劔以帥卒欒氏退欒樂死欒魴傷

欒魴並欒氏族

盈奔曲沃

晉人圍之冬十月克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欒魴出奔宋

史記

欒逞有罪奔齊齊莊公微遣欒逞于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大

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

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

又有欒京廬欒弗忌欒糾皆欒氏

族京廬見卻克傳弗忌見伯宗傳糾即卞糾悼公即位使卞糾

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

左國語知欒糾之能御以傳和于政也使為戎御

論曰曲沃奪宗共叔致命雖父子異趣實所以壹之也嗟夫哀

侯者桓叔之親亦故君之子也知從也不知其待也凜乎斯言

桓叔其羞問之矣舊姓之亡欒最無罪書植之壓據之信矣然

盈不比於而虎羆是嬖且凱風敝笱有微刺焉惡在其善之未

及邪

先軫 子且居 且居子克 先都 先穀

先軫者晉之舊姓也

國語晉語狐箕欒卻栢先羊舌董韓實皆近官章昭注十一族晉之舊姓

其先

有先友先丹木並事獻公

詳狐突傳

軫食邑于原是為原軫初事文

公為下軍佐文公四年

僖二十七年

楚子闔宋宋來告急軫曰報施

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五年

僖二十八年

春正月公伐衛取五

鹿軫之謀也衛出其君以說我三月圍曹入之會卻縠卒遂以

軫將中軍宋又使門尹般人至我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

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軫曰使宋舍我而  
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  
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楚得臣使宛春夫告于  
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狐偃曰子玉得臣無禮  
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  
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  
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雖已多將何  
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  
公說得臣果怒從我師既戰軾以中軍公孫橫擊之遂敗楚師  
于城濮九年僖三十二年冬十二月文公薨襄公元年僖三十三年

年秦將襲鄭不果滅滑姬姓國而還軾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

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

藥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軾曰秦不哀吾喪而

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

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與姜戎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

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文公妻襄公敵母請三帥公許之軾朝問秦

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軾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

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追之不

及秋八月狄伐我及箕軾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謂不顧而唾敢

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左傳子且居



先且居軫之子是為蒲城伯後受霍又為霍伯初為軍佐敗楚

師于城濮後代狐毛將上軍國語襄公元年僖三十年箕之役先軫

死于狄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且居將中軍二年文元年公既祥

以衛不朝使告于諸侯而伐衛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

從師公朝王于温且居及胥臣伐衛五日取戚獲孫林父三年

文二年秦伐我且居將中軍以禦之敗秦師于彭衙冬且居會諸

侯大夫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六年文五年且居卒左傳子克

先克且居之子也襄公薨趙盾將中軍克佐之逆公子雍既而

盾背秦立靈公敗秦師于令狐左傳先都者晉大夫蓋亦克之族

也蒐于清原也作五軍先都為新下軍佐國語及夷之蒐襄公將

登箕鄭父先都于上軍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

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克又奪蒯得田于董陰靈公三年文九年箕

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使賊殺克晉人討之殺先都

五人左傳

先穀者彘季也又曰彘子曰原穀事景公為中軍佐景公三年

宣十二年夏六月楚圍鄭我救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荀林父欲還

穀不可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

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

夫也命以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不為也以中軍佐濟

師遂濟楚師次于管我師在敖部之間鄭使如師請擊楚鄭師

為承穀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他帥皆不欲唯趙同趙括曰必從彘子楚少宰如我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

先君楚成王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

子無淹久士會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

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聞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

命之辱穀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

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又使求成于我

許之盟有日矣魏錡魏犢之子求公族未得怒欲敗晉師請致師挑戰

也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趙穿之子求卿未得請挑戰

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

敗穀曰鄭人勸戰勿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

備何為士會曰備之善穀不可魏錡趙旃怒楚師楚師乘之遂

敗我師于邲冬十二月穀及宋人衛人曹人盟于清邱四年宣

三穀召狄伐我及清冬我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殺穀盡滅其族

左論曰軫實善謀又獲死所晉之舊勳狐先為烈而不蒙謚何邪

穀之討于清為後而滅其族抑又何邪司寇掌三議之法若軫

之勳曾不及是乎

郤豹子芮 芮子缺 缺子克 克子錡

郤豹缺從子犢 從孫至 郤穀 郤溱附

郤豹字叔虎亦舊姓也獻公田見翟相國之氛歸寢不寐豹朝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一 六

公語之對曰牀第之不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語  
士為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祖也夫翟祖之君好專利而不忌  
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距違其上貪以忍其下  
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各厭其  
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  
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為以告公說乃伐翟祖豹將乘  
城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豹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  
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國語子卻芮芮悔納文公謀作亂秦伯  
誘殺之見亂臣傳  
卻缺芮之子即冀缺所謂卻成子也初耕于冀野胥臣使過冀

見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遂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  
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  
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  
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  
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  
也公以為下軍大夫襄公元年僖三十三年狄伐我及箕公敗之于  
箕缺獲白狄子命缺為卿復與之冀七年文六年襄公薨明年靈  
公立缺言于趙盾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  
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  
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

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無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靈公五年文十一年缺會魯叔仲彭生于承筐謀諸侯之從于楚者六年文十秦伐我取羈馬使趙盾將中軍欒盾將下軍缺將上軍禦之于河曲秦師遁七年文十三年六卿相見于諸浮趙盾曰隨會在秦隨會即士會晉使迎公賈季在狄賈季在狐射姑殺陽處父晉討之射姑奔狄難日生矣若之何荀林父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勲缺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

無罪乃復隨會九年

文十五年

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

怠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十四年

宣二年

靈公弒成公即位成公

六年

宣八年

趙盾卒缺為政下軍佐胥克有蠱疾缺廢胥克使趙

朔佐下軍七年

宣九年

成公薨景公即位冬十月楚伐鄭缺救鄭

鄭敗楚師于柳棼景公二年

宣十一年

缺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

之役

赤狄潞氏最強故服役衆狄

遂服于我秋公會狄于橫函是行也諸大

夫欲召狄缺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

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

左傳

缺卒謚曰

成子子克

卻克缺之子獻子也景公三年

宣十二年

楚伐鄭荀林父帥師救之

尚也

晉諸臣傳卷十一

大

克代史駢佐上軍及楚師戰于邲我師敗績八年宣十七年公使克

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克病跛及登婦人笑于房克

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克先歸使樂京廬克之介也待命

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克至請伐齊公弗許請以其私屬

又弗許是年秋士會請老克為政十一年成二年齊伐魯又敗衛

師魯衛來乞師皆主克公許之七百乘克曰此城濮之賦也有

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

乘許之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

魯衛及衛地韓厥將斬人克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克使速

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至于靡

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

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

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

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

也癸酉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解張御克鄭邱緩為

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克傷于矢血流

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

折以御左輪朱般豈敢言病吾子忍之鄭邱緩曰自始合苟有

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解張曰師之耳目在吾旗

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

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克乃左並轡  
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韓厥逐齊侯及之丑父與齊侯易位使齊侯下如華泉取飲齊  
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克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戮之不祥赦之  
遂從齊師入自邱輿擊馬陘齊侯使國佐賂以紀甌玉磬與地  
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  
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  
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是以不孝令也先王疆理天下物  
土之宜而布其利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  
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子以君師辱

于敝邑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  
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  
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不許讐我必甚晉人許之  
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  
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歸魯汶  
陽之田魯公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以下皆受一命之服  
克歸見公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  
何力之有焉士燮見勞之如卻克對曰庚所命也荀庚將上軍  
時不出燮上  
軍佐代行故  
稱帥以讓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書見公亦如之對曰  
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十二年成三克及衛孫良

夫伐虜咎如赤狄別種討赤狄之餘虜咎如潰冬十二月齊侯朝于

我將授玉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

任左傳克卒謚曰獻子子錡

錡字駒伯克之子驥是為苦成叔步揚之子克之從父兄弟至

字季步揚之孫蒲城雝居之子昭子也食邑于温又曰温季並

為晉大夫事厲公厲公元年成十一年我以魯成公貳于楚成公請

受盟使卻驥如魯聘且蒞盟驥奪魯施氏婦以歸秋卻至與周

爭鄆田鄆温別邑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公公使至勿敢爭冬秦

晉為成秦使史顛盟公于河東公使驥盟秦伯于河西二年成十

年二卻至如楚聘且蒞盟楚子享之公子側相為地室而縣焉至

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側曰日云莫矣寡君湏矣吾子其

入矣至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賦之以大禮重之以備

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側曰如天之福兩

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湏矣吾子其入

也至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

聞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

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

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

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忘爭尋常以盡其民

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牙爪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

三年成十年公將伐秦使卻錡如魯乞師將事不敬仲孫蔑曰卻

氏其亡乎夏五月錡為上軍佐至為新軍佐及秦軍戰于麻隧

秦師敗績四年成十年衛定公來公強見孫林父林父衛臣逐定公後奔晉

公不可定公既歸公使欒送孫林父而見之定公饗欒欒傲甯

殖曰苦成家其亡乎傲取禍之道也五年成十年三卻害伯宗譖

而殺之及欒弗忌欒弗忌晉之賢大夫也韓厥曰卻氏其不免

乎六年成十年公使錡將上軍至佐新軍及欒書士燮荀偃韓厥

伐鄭使欒如衛遂如齊皆乞師鄭告于楚楚子救鄭夏六月晉

楚遇于鄢陵士燮不欲戰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

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

矣今我避楚又益耻也國語作欒書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

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

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盡兵

家所忌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

天忌我必克之及戰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

風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

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

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



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肅手至地三肅使者而退會

呂錡射楚子中目囚楚公子棧楚師宵遁秋公會諸侯于沙隨

驪時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驪取貨于魯叔孫僑

如而訴魯成公于公公不見魯成公且執季孫行父于茗邱冬

十二月許魯平驪及行父盟于扈公使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

公語驟稱其伐單子曰温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

上亂之本也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

左右胥童胥克子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宣八年郤而嬖于公史記

厲公多外嬖姬欲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

嬖于公郤驪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

既矯亦嬖于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

使楚公子棧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石寡君以東師齊魯衛之

未至也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

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

引君盡嘗使諸周而察之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

之信遂怨郤至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至奉豕

寺人孟張奪之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七年成十年冬十二

月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

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至曰人所以

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

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  
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  
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  
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黈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  
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錡及犢于其位至曰逃威也遂趨逃欲  
凶賊為害故曰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左傳三郤既誅  
威言可畏也而厲公亦遇弒卒立孫周是為悼公

郤穀郤溱者並郤氏族溱至之兄

韋昭注或云溱即至非是

為晉大夫文公

四年

僖二十七年

公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

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

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

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明年郤穀卒使原軫將中軍夏四

月與楚師戰于城濮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師敗績

左傳

論曰大公有言曰敬勝怠者吉史佚曰動莫若敬野餉而敬敬  
不忘矣敬以立身于治何有然非胥氏之子取節而進之冀野  
之農安收白狄之效哉然則罇趙之間不缺缺比遇不遇爾缺  
以胥升而竟廢胥克趙孟所謂比而不黨者亦由是以覆厥宗  
直道之難也

尚史... 襄平李錯鐵君甫纂... 列傳十二

尚史... 襄平李錯鐵君甫纂... 列傳十二

襄平李錯鐵君甫纂... 列傳十二

晉諸臣傳... 襄平李錯鐵君甫纂... 列傳十二

士蒞... 襄平李錯鐵君甫纂... 列傳十二

士會... 襄平李錯鐵君甫纂... 列傳十二

士燮... 襄平李錯鐵君甫纂... 列傳十二

士魴... 襄平李錯鐵君甫纂... 列傳十二

士吉射... 襄平李錯鐵君甫纂... 列傳十二

士鞅... 襄平李錯鐵君甫纂... 列傳十二

士宣... 襄平李錯鐵君甫纂... 列傳十二

尚史... 襄平李錯鐵君甫纂... 列傳十二

叔違周難于晉遂居晉生蒞蒞初為晉理

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

生宣叔勾勾生獻子鞅鞅生吉射

之蒞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蒞與羣公

國世本范氏晉大夫

語隰叔生士蒞蒞生

獻公時桓莊之族偪公患

為又與羣公子謀使殺

游氏之二子為告公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八年莊二十五年

為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公圍聚盡殺羣

公子明年以為為大司空為城絳以深其宮十年莊二十七年公將

伐虢為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

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

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玄也亟戰將饑左傳十六年閔元年公作二軍

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為言于諸大夫曰夫大

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

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于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

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

乎為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

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

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

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

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

補也變非聲章不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敵入

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

征大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大

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

為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

為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

為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

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其  
因以臯之雖克與不無所避臯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  
其欲大子遠死且有令名為吳大伯不亦可乎國語大子不聽卒  
被讒以死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初公使為為二公子築蒲與屈  
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為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  
而戚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  
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  
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  
慎退而賦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驪姬之難公使  
寺人披伐蒲賈華伐屈左傳為卒子穀見亂臣傳

士會字季初封隨謂之隨武子後又受范遂氏范士為之孫也

文公時會代舟之僑攝戎右

說苑文公登隧大夫皆扶隨會不扶事與趙簡子虎會同見虎會傳

襄公七年

文六年

公薨大子夷臯少趙盾使先蔑及會如秦逆公

子雍將立之明年秦送公子雍趙盾背先蔑而立夷臯是為靈

公遂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會從之靈公六年文十二年秦為令

狐之役伐我取羈馬我禦秦師史駢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伯

謂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

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

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乃掩我

上軍趙穿果出追之及戰史駢請薄秦師穿沮之秦師夜遁七

年文十六卿患秦之用會也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會執

壽餘帑于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請以私邑自歸降于秦秦伯許之履會

之足于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

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會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

臣死妻子為戮無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

爾帑者有如河乃行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

劉氏會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其人曰能亡人于國不能見于此

焉用之會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十

四年宣二公不君趙盾將諫會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

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雷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

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

惟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

過衮不廢矣猶不改秋九月趙盾弒靈公逆公子黑臀而立之

是為成公成公元年宣三我伐鄭鄭及我平會入盟成公薨景

公即位景公元年宣十楚伐鄭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三年宣

二楚伐鄭鄭及楚平夏六月我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趙朔將

下軍會將上軍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會曰善會聞用

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

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

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

政有經矣荆尸楚武王更此陳法遂以為名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

乘輯睦事不奸矣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

在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前茅慮無軍行前有斥候蹋伏持絳白幡見騎舉絳幡見步舉白幡

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

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

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

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

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

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

以服烈所可也中軍佐先穀不可以中軍佐濟師遂濟楚乘我

師我師敗于邲會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楚

使游闕游車補闕者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卻克曰待

諸乎會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

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七年宣十會帥師滅赤狄甲

氏及留吁赤狄別種鐸辰三月獻狄俘于王以黻冕命會將中軍且

為太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周王孫蘇與召戴公毛伯衛

爭政王室亂是年冬公使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

烝烝升也升殺于俎也會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會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

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宴有折俎宴則體解節折升之于俎公當享卿當宴王

室之禮也會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八年宣十七年公使郤

克徵會于齊齊頃公母笑郤克克怒夏會于斷道執齊使會召

子燮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

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

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

老死郤子逞其志庶有身乎身解也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

克為政左傳會卒謚曰武子子二燮魴燮嘗莫退于朝會曰何莫

也對曰有秦客廋辭于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會怒曰

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

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筭委冠筭國藉也

士燮士會之子范文子也初事景公景公十一年成十七年為上軍

佐及郤克伐齊敗齊師于鞏師歸燮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

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

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十三年成十四年鄭伐許燮及欒書

救許伐鄭取汜祭十七年成十八年燮聘于魯言伐鄭以其事吳故

魯成公賂之請緩師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賀

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魯懼乃會

伐郊鞏之役晉使齊歸魯汶陽之田既復請歸之于齊故諸侯

貳于晉晉人懼十八年成十九年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盟在成十七年



魯季孫行父謂燮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燮曰勤以撫之寬以  
待之堅彊以御之神明以要之柔服以伐貳德之次也公觀于  
軍府見鍾儀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  
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  
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  
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  
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燮燮曰楚囚君子  
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  
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  
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

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厲公元年

成十年

秦晉為成將會于

令狐公先至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顛盟公于河東郤

欒盟秦伯于河西燮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

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果歸而背晉成二年

成十年

宋華

元合晉楚之成夏五月燮會楚公子罷許偃

並楚大夫

盟于宋西門

之外晉楚既成好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為地室而縣

焉為樂室于地之下而縣鐘鼓

金奏作于下郤至驚而走出曰如天之福兩

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令尹側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

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郤至歸以語燮燮曰無禮必食

言吾死無日矣夫三年

成十年

燮將上軍及欒書韓厥伐秦敗秦

師于麻隧六年成十年鄭叛晉公將伐鄭燮曰若逞吾願諸侯皆

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樂書不可書將中

軍燮佐之及郤錡韓厥荀偃郤至伐鄭四月我師起鄭告于楚

楚子救鄭五月我師濟河聞楚師將至燮欲反曰我偽逃楚可

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

君多矣樂書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燮不欲戰郤至曰韓之

戰箕之役邲之師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

又益耻也燮曰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

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

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國語厲公將伐鄭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

畔則晉可為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得鄭憂

滋長安用鄭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哉

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賂歸之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求

王者之功故多憂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又曰吾聞人臣

者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盍姑謀睦乎考

訊其阜以出則怨靖又曰鄢陵之役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

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于外是以內和而外威今吾

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內猶有不刑而况外乎夫戰刑

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細無怨

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

于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為政必有內憂唯聖

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

救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又曰樂武子

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

衆必自傷也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怠教而

重歛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

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其產將

害大盍姑無戰乎樂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邲之役三

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固有大耻三今我任政不損

晉耻又違蠻夷以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二

莫若重擇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固有大耻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為耻乎欒武子不聽甲午晦楚晨壓我軍而陳軍吏患之士甸士燮趨進曰塞井

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燮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及戰射楚子中目楚師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燮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

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國語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吾聞之天

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荆乎君與二三臣其戒之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秋九月郤犇受魯叔孫僑如之譖執季孫行父于茗邱魯

使公孫嬰齊請行父郤犇為之請邑嬰齊辭燮謂欒書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

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

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行父七

年成十年燮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

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

福也六月燮卒左傳冬難作欒書等遂弒公燮謚曰文子子甸士

魴公羊作字季食邑于彘是曰彘季又曰彘恭子亦會之子也

厲公八年成十年欒書中行偃弒厲公使荀瑩及魴逆周子于京

師而立之是為悼公公使魴為卿佐下軍左國語作曰武子之

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于今是用文子勤身

以定諸侯至于今是賴故以彘季屏其宗國語冬十一月楚伐宋

公救宋使魴如魯乞師悼公五年襄五年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

我我執之使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于戎九年襄九年魴從公伐

鄭鄭從楚故門其三門鄭人恐乃行成十一月同盟于戲十二月復

伐鄭門其三門次于陰口鄭地而還十年襄十年秋九月諸侯伐鄭

冬城虎牢而戍之我師城梧及制梧制皆鄭舊地魴及魏絳戍之十一

年襄十年我及諸侯復伐鄭十二月秦庶長鮑庶長武伐我以救

鄭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鮑武交伐我師我師敗于櫟十二

年襄十年使魴如魯聘且拜師謝伐鄭十三年襄十年魴卒左傳謚曰恭

子子裘幼未可立為卿故悼公舍新軍

士匄者燮之子范宣子也初為公族大夫厲公七年成十年欒書

中行偃執厲公召匄匄辭不往明年遂弑公而立悼公二月魯

成公來朝夏六月使匄如魯聘且拜朝悼公三年襄三年晉為鄭

服故且欲修兵好將合諸侯使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

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

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彫外五年襄五年

楚使公子貞即子囊為令尹匄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

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

也無之而後可冬公子貞果伐陳八年襄八年魯襄公來朝冬使

匄如魯聘且拜襄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襄公享之匄賦標有

梅季孫宿曰誰敢哉言誰敢不從命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

約史 晉諸臣傳卷十二

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宿賦角弓賓將出宿賦彤弓句曰城濮  
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也  
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九年襄九年知榮  
將中軍句佐之從公及諸侯伐鄭門其三門鄭恐乃行成盟于  
戲而還十年襄十年句及荀偃伐偃陽妖姓國滅之以偃陽子歸周  
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公使句平王室十一年襄十一年公及諸侯  
伐鄭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水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  
亳句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十三  
年襄十三年公蒐于絲上以治兵使句將中軍辭曰伯游即荀偃長昔  
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使荀偃將中軍句

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亦辭使趙武將上  
軍起佐之使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  
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十四  
年襄十四年句及諸侯大夫會吳于向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以其  
伐楚喪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將執戎子駒支句親數諸  
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  
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  
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職女之由  
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駒支對曰昔秦人負恃其眾貪  
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

母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  
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  
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殺之師晉  
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  
諸戎犄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  
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  
實有所闕以携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  
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于會亦無曹焉賦青蠅  
而退句辭焉辭謝也使即事于會夏四月公伐秦報櫟之役使六卿帥  
諸侯之師以進至于棫林秦地不獲成焉欒黶先歸師乃大還晉

人謂之遷延之役此役也欒黶黶之弟及士鞅句之子馳秦師鉞死

而鞅反欒黶使句逐鞅鞅奔秦已而復之是年句假羽毛于齊

析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而弗歸齊人始貳平公三年襄十年齊

伐魯冬十月公會諸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

里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句告析歸父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

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

必失國子盍圖之歸父告齊侯齊侯恐晉又使司馬斥山澤之

險雖所不至必旃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旃先與曳

柴而從之齊侯畏其眾乃脫歸句以中軍克京茲遂東侵及維

南及沂四年襄九年荀偃卒句為政將中軍夏句侵齊及穀聞齊

靈公卒乃還冬齊及我平魯懼使叔孫豹會勾于柯六年襄二十一年

年欒盈母欒祁者勾之子也祁亂懼討愬盈于勾勾信之逐欒

盈盈奔楚已而適齊勾殺其黨箕遺等十人八年襄二十三年欒盈

自齊入于曲沃帥曲沃之甲以晝入絳勾使子鞅帥卒退之盈

奔曲沃晉人圍之冬十月克曲沃殺欒盈盡殺其族黨遂滅欒

氏九年襄二十四年勾卒左傳謚曰宣子子鞅

士鞅勾之子范獻子也悼公十四年襄十四年我伐秦報櫟之役櫟

在襄十一年鞅及欒鍼馳秦師鍼死而鞅反欒厲怒將殺之鞅奔秦

秦伯問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

對曰然欒厲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

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欒厲

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章將于是乎

在秦伯以為知言請于我而復之及平公即位鞅及祁奚韓襄

欒盈為公族大夫平公三年襄十八年公會諸侯圍齊鞅門于雍門

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又門于揚門鞅以其亡也即奔秦事怨

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六年襄二十一年鞅與欒祁

士勾之子譖盈于宣子而逐之八年襄二十三年盈帥曲沃之甲因

魏舒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絳于下軍魏舒私焉故因之宣子

懼奉公如固宮使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

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

駢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  
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  
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勉之  
死將訟女于天樂射鞅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  
斷肘而死遂滅欒氏尸子范獻子游河大夫皆在君曰知欒氏  
之子乎大夫莫答舟人清消捨楫對曰君  
奚問欒氏之子君曰自吾亡欒氏也其老者未死少者壯矣清  
涓曰善修晉國之政內得大夫外不失百姓雖欒氏子其若君  
何若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十四年襄二十  
九年鞅如  
魯聘拜城杞也是年晉會  
諸侯城杞二十一年昭五  
年魯昭公來朝會魯納  
莒牟夷莒人愬于我公欲止魯昭公鞅曰不可入朝而執之誘  
也計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

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魯昭公二十二年昭六  
年齊侯來

請伐北燕使士文伯句相鞅逆諸河二十三年昭七  
年衛襄公卒

魯大夫言于鞅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處其賊人謂孫  
林父而取

其地戚邑故諸侯貳詩曰鶴鳴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

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于是乎不弔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

禮于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鞅以告韓起起使鞅如衛

弔且反成田平公薨事昭公昭公薨事頃公頃公五年昭二十  
一年

鞅如齊聘魯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鞅歸費在昭十四年  
魯為鮑國七年鞅怒

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

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為十一年七年昭二十  
三年晉以魯取邾師故



執叔孫婁鞅求貨于婁使請冠焉婁取其冠法與之兩冠八年

昭二十四年周有子朝之難鄭游吉說鞅鞅懼明年會于黃父謀王

室也十一年昭二十七年鞅及諸侯之大夫會于處令成周且謀納

魯昭公宋衛皆謂請之鞅取貨于季孫意如謂宋樂祁衛北宮

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因請亡于是乎不獲君又弗

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

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

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于季氏去之遺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

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

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

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

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于公

頃公薨事定公元年昭三十一年公將以師納魯公鞅謂魏舒

曰若召意如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意如

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于是意如會荀躒于適歷昭

公卒不得復二年昭三十二年王使來請城成周鞅會魏舒曰與其

成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

紆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遂城成周明年魏舒

城成周舒屬役于韓不信韓起而田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于

是鞅代為政去舒之栢椋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六年定四年鞅及

晉諸臣傳卷十二

衛孔圉伐鮮虞七年定五年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三年鮮虞獲觀虎

魯陽虎專八年定六年強使仲孫何忌來報夫人之幣何忌謂鞅

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

先君鞅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鞅謂趙鞅曰魯人患

陽虎矣秋八月宋樂祁犁來趙鞅逆而飲之酒于繇上獻楊楮

于楮以楊木為之六十鞅怒言于公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

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犁十年定八年趙鞅言于

公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

也將歸樂祁犁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將使樂

祁犁子淵代之祁犁不可乃歸樂祁犁祁犁卒于大行鞅曰宋

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州晉地夏齊伐魯鞅及趙

鞅荀寅救之會魯定公于瓦鞅執羔趙鞅荀寅皆執鴈魯于是

始尚羔秋鞅會周成桓公周卿士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定六年鄭伐周

剛外晉為鞅之遂侵衛左傳鞅卒蒞曰獻于鞅之父宣子嘗謂鞅曰鞅乎

昔者吾有誓柘也晉宣子家臣吾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

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

敢安易敬學而好仁和于政而好其道謀于眾不以賈好私志

雖乘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可以保身鞅又嘗聘于

魯韋注在昭三十二年然經傳無之問具山教山魯人以其鄉對鞅曰不為具

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公諱具武公諱敖鞅歸徧戒其所知曰人

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

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况君子之學乎國語

古文瑣語范獻子卜獵命占之其繇曰君子得龜小人遺冠范獻子獵而無得遺其豹冠鞅子吉射

士吉射鞅之子范昭子也事定公定公十五年定十年趙鞅殺邯

鄲午邯鄲叛晉圍之吉射及荀寅伐趙氏趙鞅奔晉陽范臯夷

者范氏之側室子也無寵于吉射而欲為亂與荀躒知文韓不

信簡魏曼多襄子謀逐吉射而以臯夷代之荀躒言于公曰君命

大臣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鈞矣請皆逐之遂

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吉射及荀寅伐公國人助公吉射

荀寅敗奔朝歌而韓魏請復趙鞅鞅入于絳明年晉圍朝歌范

氏族析城鮒及小王桃甲

鮒即士鮒二子晉大夫范中行氏之黨

率狄師以襲晉

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冬晉敗范

中行氏之師于潞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定公十八年

哀元年齊衛救范氏及鮮虞人伐我取棘蒲十九年哀二年齊輸范

氏粟鄭罕達駟弘送之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大敗鄭師

獲齊粟千車二十年哀三年趙鞅圍朝歌荀寅伐其郛犯師而出

奔邯鄲趙鞅殺士臯夷惡范氏也二十一年哀四年齊衛救范氏

圍我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邯鄲降荀寅奔鮮虞齊會鮮虞納

荀寅于栢人明年晉圍栢人吉射及荀寅奔齊左傳范氏遂亡

論曰聞之先民曰枝以蔽幹幹以固本日尋斧斤以披其枝枝

葉既害難為木矣是故放勳為政克親九族王季造邦因心則友周之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不聞以殺也桓莊之族枝葉寄也豐其祿約其任教之以禮敦之以仁平之以和董之以威可也乃士為為理刑以除偪骨肉薄矣是故居曲沃築蒲屈殺游氏之教也毒胙斬祛城聚之道也晉之為晉賴文以國不然木將槁矣武子之知足使有聞然遇殺烝而蒙焉經國固以禮貴也

士渥濁

貞子

士弱

莊子

士匄

文伯

士彌牟

景伯

士渥濁者即士伯穆子之子貞子也

穆子未詳

初事景公景公三年

宣十二年邲之敗我師歸荀林父請死公欲許之渥濁諫曰不可城

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

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

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

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

其無乃久不警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

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朔公使復

其位及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公賞林父狄臣千室亦賞

渥濁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十

四年

成五年

趙嬰

趙盾弟

通于趙莊姬

趙朔妻朔趙盾子

趙同

趙括之兄

趙括

並嬰放

諸齊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渥濁渥濁曰不識也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二

大

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人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十五年成六年鄭伯來拜成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

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渥濁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是年鄭伯卒左傳厲公既被弑悼公即位以渥濁之帥志博聞而宣惠于教使為太傅國語渥濁卒謚曰貞子子

弱弱士弱渥濁之子莊子也為晉主獄大夫事悼公悼公九年襄九年宋災公問于弱曰吾聞之宋災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知

天道對曰古之火正或失于心或失于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將災將災鶉火心為大火火正掌火有功封為上公祀為貴神者心大火東方心星味鶉火南方柳星也或以火正配食

心或以火正配食于柳季春建辰之月柳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是謂出火季秋建戌之月心星伏在日下不見則禁民放火是謂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閼伯高辛氏之子遷于商邱主辰辰大火也今為宋星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代閼伯居商

即祀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自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十年襄十年公將會吳于柤楚地齊高厚相天子光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弱曰高子相

天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後皆如其言十五年襄十五年悼公薨事平公平公三年襄十八年我伐齊圍之弱及劉難亦晉大夫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十一年襄二十一年

十六年我以衛孫林父故執衛獻公囚之于弱既而歸之左傳弱卒

晉諸臣傳卷十二

弱

弱

謚曰莊子子句

文伯句即士句與范宣子同族同名字伯瑕弱之子也為晉大夫事平公平

公二十二年昭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文伯句曰火見火心星周五月昏見

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

何為六月鄭果災冬十一月齊侯來請伐北燕使文伯句相之士鞅

逆之禮也二十三年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文

伯句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

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于豕韋之末息于降婁之始于是有災魯實

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

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

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

曰從時既而衛襄公魯季孫宿皆卒公謂文伯句曰吾所問日

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

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惓惓事國其異

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

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謂以

子丑配甲乙平公薨事昭公昭公二年昭十年齊侯來朝嗣君公宴齊

侯荀吳相投壺公先荀吳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

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

代興亦中之文伯句謂荀吳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

焉其以中雋也齊侯弱吾君歸弗來矣荀吳曰吾君帥彊禦卒  
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左傳句卒謚文伯子彌牟

士彌牟文伯句之子景伯也為晉理官注昭初事昭公昭公三

年昭十年我以邾莒故執魯季孫意如冬十月魯侯來朝荀吳曰

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使彌牟辭魯侯于河明年彌牟如

楚昭公薨事項公頃公七年昭二十三年以邾故執魯叔孫婁韓起

使邾人聚其眾將以婁與之彌牟謂起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

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

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

各居一館彌牟聽其辭而愬諸起乃皆執之彌牟御叔孫婁從

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而謂婁曰以芻蕘之難從者

之病將館子于都箕乃館諸箕明年彌牟逆之于箕曰寡君以

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

吾子婁受禮而歸周王子朝之亂公使彌牟涖問周故彌牟立

于乾祭王城北門而問于介衆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九年昭二十五年

趙鞅會諸侯之大夫于黃父令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宋樂大

心曰我不輸粟我于周為客若之何使客彌牟曰自踐土以來

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奉君

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大心不敢對彌牟告趙鞅

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項公薨事定公定公三年定元年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宋

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郕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受役薛宰曰踐土之盟曰

各復舊職從踐土從宋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為宋役亦其職

也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

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彌牟怒謂韓不信曰薛徵于人宋

徵于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此

之謂矣必以為戮乃執仲幾歸諸京師左傳彌牟卒謚曰景伯

鞏朔晉大夫士莊伯也所出未詳蓋亦士氏族靈公十一年文十七年蒐于黃

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公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也鄭公子歸生

與趙盾書乃使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景公二年宣

年二邲之役朔及韓穿為上軍大夫將戰士會上軍將使朔及穿帥

七覆于敖前及楚乘我軍上軍不敗十一年成二年我敗齊于鞏

公使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委于三吏三公也禮之降于卿禮

一等王以朔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伐蠻夷戎狄則有獻

捷兄弟甥舅告事而已故曰非禮勿書明年作六軍命朔為卿賞鞏之功也左傳

論曰莊子文伯災咎之對也有酬矣而卒之以國亂無象不可

知異終不可常卓乎君子之論夫易有之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羣疑釋也

荀息

荀林父中行桓子荀庚荀偃見逆臣傳荀吳中行穆子

尚書 晉諸臣傳卷十二



荀寅

中行文子

荀息荀叔也為大夫事獻公獻公十九年僖二息請以屈產之

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

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

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息假道于虞

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郟前是冀伐三門虞至郟冀之既病則亦唯

君故今虢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

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息及

里克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越三年遂滅虢且滅虞初公使息

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

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

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

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息曰三怨將作三公

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息曰吾與

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

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二十六年僖九

年獻公薨息立奚齊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息將死之人曰不如

立卓子而輔之息立卓子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卓子息死之左傳

荀林父者中行桓子也文公時蒐于被廬以林父為御戎公作

三行以禦狄林父將中行遂氏中行氏世本晉大夫逝遨生桓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庚

庚生獻伯偃偃生穆伯吳生寅本姓荀荀偃將中軍晉改中軍曰中行因氏馬元與智氏同祖逝遯。按林父將中行遂以為氏其曰荀偃將中軍改中軍曰中行因氏馬誤文公薨事襄公襄公薨靈公少趙盾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靈公元年文七年秦送公子雍盾又背先

蔑而立靈公林父佐上軍以禦秦師敗秦師于令狐先蔑之使也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

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林父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于秦曰為同寮故也六年文十二年秦為令狐之役伐我取羈馬林父佐中軍以從秦師于河曲出戰交綏古名退秦軍為綏

師夜遁宋人弒昭公十一年文十七年林父及諸侯之大夫伐宋曰

何故弒君猶立文公取賄而還靈公遇弒成公即位成公四年

宣六年赤狄伐我圍懷及邢邱皆晉邑公欲伐之林父曰使疾其民

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殪戎殷此類之謂也七年宣九年林父

帥師伐陳會成公薨于危乃還景公三年宣十二年楚圍鄭鄭及楚

平潘厓楚大夫師叔入盟子良鄭伯弟出質夏六月我師救鄭林父將

中軍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

之楚歸而動不後士會曰善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

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

必楚先穀不可以中軍佐濟荀首林父弟曰此師殆哉果遇必敗韓厥謂林父曰彘子即先穀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

不用命誰之罪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師  
次于郟鄭北地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改乘轅而北之次  
于管以待之我師在敖郟之間鄭皇成使至我師曰子擊之鄭  
師為承楚師必敗先穀曰必許之樂書曰子良鄭之良也師叔  
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  
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楚子使求成于我我許之盟有  
日矣楚許伯樂伯攝叔致我師我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  
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于前射麋麗龜龜背之隆高當心者  
昔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  
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止不逐也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

免魏錡

子驪之

求公族未得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

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

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于從者潘黨命去之趙旃

穿之

求卿未得且怒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

與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先穀不可士會

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使鞏朔韓穿帥

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

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

子乘左廣以逐趙旃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我懼

魏錡趙旃之怒楚師也使輶車

兵車名

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二

七

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我軍林父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我師右移上軍未動楚以右拒逐下軍以左拒從上軍士會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殿其卒而退不敗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我師歸林父請死公將許之士渥濁諫公使復其位五年宣十四年公伐鄭為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林父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六年宣十五年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公賞之以狄臣千室左傳卒謚曰桓子子庚是為中行伯事景公為下卿嘗佐中軍敗秦師于麻隧庚子偃弒厲公見逆臣傳偃子吳

荀吳偃之子中行穆子也淮南子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亦為

大夫事平公平公十一年襄二十六年衛甯戚弒其君剽孫林父入

戚于我以叛我以孫氏故將討衛夏吳如魯聘召魯侯六月會

諸侯于澶淵以討衛十七年昭元年吳帥師敗無終山戎及羣狄于

大鹵即大原崇卒將戰也崇聚也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

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

以相離乃大敗之平公薨事昭公元年昭十一年楚子殺蔡侯

圍蔡吳謂韓起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

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二年昭十二年吳偽會

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鮮虞白狄別種昔陽肥國都滅肥以肥子繇

臯歸肥白冬伐鮮虞明年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

且不修備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城驅衝競與狄爭

遂大獲而歸我以邾莒故執魯季孫意如冬十月魯侯來朝吳

謂韓起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

如辭之乃辭魯侯季孫意如猶在晉魯子服湫私于吳曰魯事

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

瘳于晉吳告韓起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

之乃歸意如五年昭十五年吳帥師伐鮮虞圍鼓白狄之別鼓人或請以

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吳曰吾

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

其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

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

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

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

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

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

君我亦能事吾君率意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

死命而無貳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

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淮南子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魏

罪武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鼓可得也君奚弗為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使聞倫下之可以勿賞乎賞之是賞

尚史 晉傳卷十二 七

佞人舍仁而為佞雖

昭公薨事頃公頃公元年

昭十七年公將伐陸

渾之戎使屠蒯

膳宰

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

雒水名三塗山名

九月使

吳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

渾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我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

子焉又叛于鮮虞六年

昭二十二年

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

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戴鞅歸使涉佗

晉大夫守

左傳

吳卒謚曰穆子子寅

荀寅吳之子中行文子也為下卿初事項公頃公十三年

寅及趙鞅帥師城汝濱

昭十九年

遂賦晉國一鼓鐵

陸渾之地

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

卒以鑄刑鼎著士匄所為刑書焉

匄之刑夷之蒐也在文六年

仲尼曰晉其

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

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

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

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

何以為國且夫宣子

即士匄

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

何以為法頃公薨事定公蔡侯如楚楚三年止之定公六年

定四年

周劉文公

即劉卷王官伯也

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寅求貨于蔡侯

弗得言于士鞅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

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

鮮虞

不服棄盟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

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

襄十六年晉敗楚侵方城

楚未可以得志祇取

勤焉乃辭蔡侯晉于是乎失諸侯十年定八年齊伐魯寅及士鞅

趙鞅救之魯侯會我師于瓦十一年定十年趙鞅殺邯鄲午圍邯

鄲邯鄲午者寅之甥也寅士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

邯鄲而作亂伐趙鞅奔晉陽荀躒韓不信魏舒請于公並逐

寅及士吉射寅及吉射奔朝歌趙鞅復入于絳明年晉人圍朝

歌寅使其黨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

而還冬十二月晉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又敗鄭師及范氏之

師于百泉二十年哀三年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寅伐其郛使其

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奔邯鄲二十一年哀四年齊衛救范氏

秋七月圍我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邯鄲降寅奔鮮虞冬十二

月齊國夏伐我會鮮虞納寅于栢人明年春晉圍栢人寅及吉

射奔齊新序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

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憂德義之不足今主

君草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歛

厚賦歛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為祝有益乎則詛亦將為

損一人祝之一國詛之國亡不亦宜乎韓非子中行文子出亡

過于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

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

者也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

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說苑後車入門文子聞嗇夫之所在

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餘文同後荀瑶伐

鄭齊陳恒救之寅告陳恒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

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陳恒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

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寅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襄

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左傳寅卒于

齊中行氏遂不嗣何晏曰曰寒食命曰無又寒無思

論曰忠中也真正也中者不偏正者不枉荀息逞妖姬哆二五

誦適伸孽以適君惡在其忠貞也為息者匡獻公以仁傳奚齊

以讓不聽則死之不愈于死奚齊乎燎其欲而煽之若助薪焉

節之上九曰苦節不可貞其凶也宜矣又嘗聞之曰軍事尚整

整者亦正之謂也虞鼓克均也鼓為整已

荀首知莊子以下知氏荀瑩知武子荀朔荀盈知悼子荀躒

知文荀甲知宣子荀瑤知襄子知果知伯國

荀首者字知季林父之弟知莊子也初為下軍大夫事景公景

公三年宣十年邲之役林父聞鄭及楚平欲還先穀不可以中軍

佐濟首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坎下坤上師曰師出

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眾散為弱坎為眾今變川

壅為澤坎為川今變為兌有律以如已也如從也坎為法象今

是失法之用兌為澤是川見壅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為

天且不整所以凶也水以盈為功以竭則敗水遇不行之謂臨

水變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師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

彘子即先穀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及戰我師敗績明年殺先

穀我師之敗也楚熊負羈楚大夫囚知瑩首之首以其族反之魏

錡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蔽納諸魏錡之房葢好箭錡

尚也 晉諸臣傳卷十二



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首曰不以人子

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

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十二年成三首佐中軍我歸楚

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而復知罃十三年成四鄭伯許首

救許伐鄭取汜祭鄭十四年首如齊逆女左首卒謚曰莊

荀罃字子羽首之子知武子也邲之役楚獲罃景公十二年成

楚人歸之楚子送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

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

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

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繫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

與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

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

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

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

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

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楚

子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景公薨事厲公厲公三年

成十罃為下軍佐伐秦敗秦師于麻隧六年成十鄢陵之役罃

居守秋七月公會諸侯伐鄭罃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

侵蔡明年將再伐鄭使瑩如魯乞師八年成十年樂書弒厲公使

瑩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襄元年魯襄公即

位使瑩如魯聘二年襄二年瑩及諸侯之大夫會于戚謀鄭故也

魯仲孫蔑請城虎牢以偪鄭瑩曰善鄆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

今不來矣襄元年蔑與齊崔杼次于鄆杼有不服晉之言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

寡君之憂不唯鄭瑩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

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

之冬復會于戚齊及滕薛小邾皆會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八年

襄八年楚伐鄭鄭及楚平使告于我瑩使行人子貢對之曰君有

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

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明年諸侯伐鄭

瑩代韓厥將中軍門于鄆鄭城門荀偃門于師之梁亦鄭城門樂廩

門于北門鄭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

之戰不然無成瑩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分

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

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

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將盟士渥濁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

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鄭公子駢趨

進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

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鄭不可瑩謂偃曰我

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  
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  
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十年襄十公及諸侯會  
吳于祖楚地荀偃士句請伐偃陽偃姓而封宋向戌瑩曰城小而  
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圍之弗克請于瑩曰水潦將降懼  
不能歸請班師瑩怒投之以機出于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  
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  
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  
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  
矢石遂滅偃陽以與向戌向戌辭乃予宋公宋公享公于楚邱

請以桑林

殷天子之樂

瑩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于是觀禮魯有

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

舞師樂師

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

公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晉地疾卜

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

奔宋禱謝

瑩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

以之猶有鬼神于彼加之公有間以偃陽子歸夏六月瑩伐秦

報其侵也

九年秦侵我

冬十月公及諸侯伐鄭諸侯城虎牢而戍之

我師城梧及制

梧制皆鄭舊地

而戍之鄭及我平楚救鄭十一月諸侯

之師還

繞也

鄭而南至于陽陵

鄭地

楚師不退瑩欲退曰今我逃楚

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耻也合諸侯以益耻  
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鄭宵涉潁與楚人

盟樂鷹欲伐鄭師瑩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言不可命以必克不如還也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

人亦還明年公復伐鄭瑩至于西郊東侵舊許鄭新邑諸侯圍鄭

鄭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十三年襄十三年瑩卒謚曰武子子

二朔盈朔前卒盈字伯夙悼公時瑩為中軍將盈生六年而瑩

卒故盈不得嗣帥及長事平公為下軍佐平公二十五年昭九年

如齊逆女卒于戲陽左傳謚曰悼子子躒而躒又善戰

荀躒文伯盈之子知文子也初平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及

盈卒未葬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諫公說為是悛而止使躒佐下

軍平公薨事昭公昭公五年昭十五年躒如周葬穆后大子壽母昭公薨

事項公頃公六年昭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子猛立子朝作亂子猛出

居于皇冬十月躒帥九州之戎即陸渾戎及焦瑕温原之師以納王

于王城十一月子猛卒敬王立躒軍于侯氏我軍取前城伐京

子朝明年王使告間子朝敗王使告間暇于晉乃還十年昭二十六年周單穆公

來告急王次于滑躒及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大夫守闕塞冬十

一月我師克鞏子朝奔楚王入于成周我師使成公般大夫戍周

而還頃公薨事定公定公元年昭三十一年魯昭公出在乾侯公將

納之使躒會季孫意如于適歷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

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意如謝請從君而歸遂從躒

如乾侯躒以公之命唁昭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昭公曰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意如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昭公由是卒不得入十一年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伐趙鞅趙鞅奔晉陽有梁嬰父者嬖于躒躒欲以為卿乃言于公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趙鞅復入于絳先是祁盈午之執其家臣祁勝祁臧祁勝賂躒躒為之言于頃公遂滅祁氏羊舌氏躒之力也左傳躒卒謚曰文子子甲是為知宣子甲子二宵瑤瑤嗣

卿世本逝遨生莊子首首生武子瑩瑩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櫟櫟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瑤。按此朔生盈誤又朔謚與其祖同亦誤

荀瑤知伯甲之子知襄子也為晉卿出公三年哀二十三年瑤伐齊

齊禦之瑤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晉大夫請卜瑤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

以守龜于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邱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邱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戰于犂邱齊師敗

績瑤親禽顏庚齊大夫七年哀二十七年瑤帥師伐鄭次于桐邱鄭

請救于齊齊陳恒救之及濮雨陳恒衣製雨杖戈立于阪上馬

不出者助之鞭之瑤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陳

恒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陳恒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

說苑智伯伐鄭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必令

助之壘合而後處井竈成而後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

乃去悼四十一年瑤帥師圍鄭入南里門于桔枳之門將門瑤

謂趙無恤入之對曰主伯謂知在此瑤曰惡而無勇惡貌醜也何以為

子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瑤不悅無恤由是甚瑤左史傳記

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恤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恤毋恤羣臣請死之毋恤曰君所以置毋恤

為能忍詢然亦愠知伯知伯歸謂簡子使廢毋恤簡子不聽毋恤由此怨知伯○按晉出公十一年為魯悼公四年傳于魯哀

公二十年趙襄子稱先臣志父是簡子十八年悼十一年瑤與趙韓已前卒史誤紀年十三年荀瑤城南梁

魏盡分范中行故地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

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瑤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懿公是時晉

政皆決于瑤懿公不得有所制瑤遂有范中行故地最强史世家

中山之國有夙繇韓非子作仇由者瑤欲攻之而無道也為鑄大鐘方

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

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于知伯夫知伯之為人也貪而

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

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又諫君曰大國為權而子逆之不

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為臣不忠罪也忠不見用遠身可也斷

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呂氏紀年出公十八年河水赤三春秋日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邱

瑤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白璧一南文子臣曰此小國之禮而

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告邊境瑤果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

賢人先知吾謀也國說苑趙簡子事同又載智伯造舟瑤益驕

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也瑤怒率

韓魏攻趙趙毋卹懼奔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

城城不浸者三版史記瑤行水魏駒即桓御韓虎即康驂乘瑤曰

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魏駒肘韓虎韓虎履魏駒之跗以

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趙無恤使張孟談私于

韓魏韓魏陰與約毋卹乃夜殺守隄吏決水灌瑤軍瑤軍亂韓

魏翼而擊之毋卹犯其前大敗其眾遂殺瑤滅其族而分其地

國韓非子智伯軍敗晉陽身死高良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

策為澠器淮南子襄子疏隧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頭以為飲

器呂氏春秋同史記韓魏殺知伯埋于鑿壺之下後漢書注引

今本無古文瑣語知伯敗將出走夢火見于西方乃奔秦又夢

見于南方遂奔楚說苑智伯厨人亡災籩而知之韓魏反而不

知史記年表秦厲共公二十五年晉大夫知開率其邑人來奔

二十九年晉大夫知伯寬率其邑人來奔正義開知伯瑤之子也

知果者國策作知氏族為晉大夫知甲有二子曰宵曰瑤甲將

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甲曰宵也狠對曰宵之狠在面瑤

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不害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

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

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

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國語及立是為知伯知

伯結韓魏伐趙圍晉陽三年趙遣張孟談結韓魏之君陰約三軍孟談朝知伯而出遇果轅門之外果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變臣遇張孟談于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必不欺也子釋之果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殺之知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且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果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

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果見君之不用也出更其姓

為輔氏知氏滅惟輔氏存焉

國策

知伯國者知氏族亦晉大夫荀瑤還自衛三卿

知瑤韓虎魏駒

宴于藍

臺瑤戲韓虎而侮段規

魏駒之相

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

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于是夫卻氏有車轅

之難

卻驪執長魚矯父母妻子同

趙有孟姬之讒

趙莊姬通于趙嬰讒趙同

趙括于景

樂有叔祁之愬樂祁與其老州賓通愬

范中行有函

治之難

函治范臯夷之邑臯夷無寵于范氏謀逐范吉射中行寅卒滅之

皆主之所知也夏書

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

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



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

蝼蟻作蟻蝻蠹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國語

論曰發黃間者却引滿理勢之歸也晉之舊姓十一族降在阜

隸不知凡幾知魏趙韓狎柄晉國而知氏尤虎視最彊將猛噬

三家何有于晉廼釋括之頃蹀躞而仆之其却引之道乎

祁奚者食邑于祁因以為氏高粱伯之子也韋昭高粱伯

景公悼公即位以奚為中軍尉國語知祁奚之果而悼公三年

襄三 奚請老公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韓非子解

于簡主以為相其讎以為且幸釋已也往謝狐乃引弓送而射

之曰薦汝公也讎汝私怨也不以私怨故擁汝于吾君一曰解

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

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又作趙武事○按解狐卒

于悼公三年時簡子尚未立說誤作趙武亦誤韓詩又問對曰

外傳解狐薦荆伯柳為西河守作魏文侯事亦誤

午也可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

好學而不戾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

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

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于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

公使午為軍尉沒平公軍無稅政呂氏春秋畧同左傳而作祁

黃于是羊舌職死公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于是使

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奚能舉善矣平公元年襄

六 奚為公族大夫左傳士匄與蘇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匄欲攻之

問于奚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回內事之邪大夫之貪是吾

罪也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國語六年襄二十

士

句逐樂盈殺其黨羊舌虎十人而囚羊舌肸即叔向樂王鮒曰吾為子請羊舌肸弗應出不拜人皆咎肸肸曰必祁大夫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于是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士句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繇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也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士句說與之乘而言諸公而免之奚不見肸而歸肸亦不告免焉而朝左傳呂氏

春秋羊舌虎善樂盈樂盈有罪晉誅羊舌虎叔嚮為之奴而臧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君子在憂不救不祥乃徃見范宣子曰善為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宣子乃命吏出叔嚮

祁午者奚之子也初事悼公為中軍尉平公時士句與蘇大夫爭田午見曰晉為諸侯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于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何必蘇盭密和和大以平小乎平公十七年昭元年晉楚及諸侯之大夫會于虢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謂趙武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謂楚先敢今令尹謂公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即屈建之信稱于諸侯猶詐晉而駕馬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于晉晉之耻也

子相晉國以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  
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譏諸侯無  
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  
其不可以不戒趙武曰武受賜矣乃盟午卒子盈事項公頃公  
十二年昭二十八年盈家臣祁勝與鄔臧通室易妻也盈將執之訪于  
司馬叔游叔侯之子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  
矣子懼不免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  
勝賄荀躒荀躒為之言于公公執盈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慙使  
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公殺盈及楊食我羊舌  
子食我盈之黨也遂滅祁氏及羊舌氏左傳

論曰陰中善類莫利于黨駢首誅之無敢橫議者乘驛犯危卒  
免善人信矣祁大夫果而不淫夫我鄉往之三日不食

諸公子傳 共大子申杜原 奚齊 卓子

伯儵叔劉 公子雍 公子樂

共大子名申生獻公之子母曰齊姜獻公立以為大子及驪姬  
生奚齊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奚齊處絳公許之及烝于武公  
公稱疾不與使奚齊泣事猛足大子言于大子曰伯氏猶言長子也  
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大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羊舌職曰

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為敬敬順所安為孝棄命不敬  
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間父之愛而嘉其况有不忠焉廢人

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于孝矣吾其止也獻公十六年閔元年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將下

軍以伐霍士焉曰大子不得立矣君有異心不如逃之君得其

欲大子遠死且有令名為吳大伯不亦可乎大子聞之曰子與

之為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為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為人臣

若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焉能及

吳大伯乎大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興十七年閔二年公使大

子伐東山臯落氏至于稷桑臯落地翟人出逆大子欲戰狐突諫

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于

父而遠于死惠順也去避奚齊為順父心而遠于死也惠于眾而利社稷其可以圖

之乎况其危身于翟以起讒于內也大子曰不可君之使我非

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奇服偏袿權金玦也又有

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雖蝎蝎木蠋蠋木

從中起如蝎食木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

有令名焉果戰敗翟而反二十一年僖四年驪姬以君命命大子

曰君夢齊姜必速祠而歸福大子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驪

姬受福乃寘鳩于酒置葶于肉鳩運日葶烏頭公至召大子獻公祭之

地地墳也起大子恐而出公命殺其傅杜原款大子奔新城即曲沃

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圉告于申生曰欵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

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

心猶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于大難乃逮于  
讒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  
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彊也守情說父孝  
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  
之思不亦可乎太子許諾人謂太子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大  
子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于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  
吾誰鄉而入內困于父母外困于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  
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乃雉經于新城  
之廟左傳或謂太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  
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  
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  
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將死使猛足言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

聽伯氏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  
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于死  
雖死何悔及惠公即位改葬太子謚曰共君國記檀弓同兒乃謠曰  
共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史記

奚齊卓子皆獻公之子也公伐驪戎以驪姬歸驪姬生奚齊其  
娣生卓子獻公二十一年僖四驪姬譖申生而殺之遂以奚齊  
為太子二十五年僖九公薨奚齊立冬十月里克殺之荀息立  
卓子十一月里克又殺之左傳

伯儵叔劉並文公子母曰季隗公處狄時之所生也文公元年  
僖二十四年公入即位狄人歸季隗而請其二子公子雍公子樂亦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二

尚史 晉書 卷十二

文公子雍母曰杜祁樂母即懷嬴也雍仕于秦樂仕于陳襄公  
七年文六年公薨靈公少我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公子雍

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

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難必抒矣狐

射姑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即懷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

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威也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

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

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姑襄公母而上之以狄故讓季

隗狄女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

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愛子義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

先蔑士會如秦逆雍射姑亦使召樂盾殺樂于郕晉地明年秦送

雍盾又背雍而立靈公雍卒不立左傳

論曰人審所安共大子却三子之謀而杜傅是循其安死以惠

父蓋亦蒞中久矣詩有小弁傷哉其辭之比也

文公于雍母曰杜祁樂母即懷嬴也雍仕于秦樂仕于陳襄公  
 七年似云公處靈公少我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白立公子雍  
 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直于秦秦有奸也置善則因事長則順  
 立愛則孝結善則安為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雖必持矣孤  
 射姑曰不如立公子樂成也  
 趙盾曰取贏賊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也之有且為二嬰淫也為  
 父益衣藍巾父吳檮首小作謝將其輜之出也無成陳小而遠  
 歸曰入秦復安其太子時子子之歸而林斬吳謝其安取以惠  
 戰敵又背棄而立靈公樂卒不立  
 去靈士會以秦靈公棄故亦野呂樂亂樂于澤

晉陽平秦送





